

TS235.4 / 4275(11)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4 1963

卷之六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蘇庠吳紹陵玉繩重評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
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
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
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大
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嘆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
吾君卽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

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見公爲恨贈司空兼侍中諡曰元
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
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旣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
碑旣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
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
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
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
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
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
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卽以公遺陛下

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
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旣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
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北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
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
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
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
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
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
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
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

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敬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克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其母送至京師從祀大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

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

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

群臣奏事太后着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

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

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

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

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

卽財自官
禁元非晏

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
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
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謂太廟有
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
者皆罷以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
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
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
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
西天下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
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官

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

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

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

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

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旣厭西兵

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

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

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

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

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

元獻公爲
相久而子
孫十人不
以一乞恩
澤身沒之
後朝廷一

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
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
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
百卷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
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
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
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
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
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
王氏太師尚書公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

盛世事

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
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
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
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旣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
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
賢也已銘曰

有美之齋齊爲宴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
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燁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
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
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

天子曰留汝子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
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
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明法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
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
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
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
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
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
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

序公筮仕
卽結束三
代之贈官
亦變休

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科
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
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
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
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
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宴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
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
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

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
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
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
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
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

又曰

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
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
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
有聲事日益簡服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
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

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
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
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
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
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
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
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
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
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
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塞熟羗歸

將畧

以下次公

又任

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
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
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
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
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
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
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
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
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諸
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

開誠布公

獸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
策謀取橫山復露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
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羗為用使以守邊
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
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百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
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
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
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
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

轉語五

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嘆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火安非朝夕可也既
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
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
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勸例遷以別能
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
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
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
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
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

以范公之
忠當宋仁
廟之世然
且蹈危若
此

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願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
稱臣公國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
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
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
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
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
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
臨事自縉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
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
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
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
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
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
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子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
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
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公碑文正公僅于四百言而公之生平已盡蘇
長公狀司馬溫公幾萬言而上似猶有餘旨蓋歐得

史遷之髓故于叙事處裁節有法自不繁而體已完
蘇則所長在策論縱橫于史家學或短此兩公互有
短長不可不知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毫以來告曰余
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手

歐陽公啟言

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
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
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
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
榮至於褒卹贈諡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
諡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
觸首龜跌揭于墓隧以表見于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

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其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畧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諡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

按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秦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頽弊以修百度旣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卽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奸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

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母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
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
火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
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
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
帳中辯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
臣元昊西師旣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
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
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
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

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某衛將軍壽州
兵馬鈐轄辭謝拜皇祐三年祀明堂畢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
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
乃卽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卽日疾馳左道改知桂州廣
南西路經畧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
嘉之卽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
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
者宜聽出兵母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
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
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從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

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于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第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

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二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與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奸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人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譏，公廢于里。

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爾顧
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上伐石刻辭立于墓門
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中多嗚咽故轉語巫處多而情事悽然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
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
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
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
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
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
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弟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調人而妻子常
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

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嘆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旣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

當乎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旣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

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
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
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
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
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僊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
罪卒用公言爲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
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
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
州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
貧無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

曰迫於饑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
子厓召爲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
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
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
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
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旣
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
下善人君子亨否爲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豈以
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
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

應前

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陞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
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會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今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
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
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
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
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
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爲兩浙轉運
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
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洛苑使楊允
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
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公旣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
務爲寬簡歲終其課爲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交結

又於中丞轉

權貴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敢犯其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為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以出為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潘惟岳

教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可以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畧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陝西聽經畧使得自發兵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

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日悞入
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
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遺
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
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
縣君子男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
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鄉之原頭
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願有述遂爲之述曰
以下繼本世系
維魯氏始出於鄆鄆爲姬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
滅鄆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爲曾氏蓋自鄆遠出於禹歷

商周于有餘歲嘗微不顯及爲會氏而藏參元西始有聞于後
世而其後又晦復于有餘歲而至於公夫晦顯常相反復而世
德之積者入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
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故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
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如
在朝廷而任言責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
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人而益可
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出學而知先知逆決有若蒼龜告而不欺不顧從違
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

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士寶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實佐
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
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
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鬥獨好學
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
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畧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爲人狀貌
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
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
年某科歷漢州之金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

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
事語音鬯然殿中皆聳動太宗竒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吳越
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爲
新附之間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五代之際
江海之間分爲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
歛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邦然闕於江淮與中國隔
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以善政或
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
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
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

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
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州居歲餘
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
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閭君子真宗卽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
所以然卽時召之已在道拜全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
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爲吾
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
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就道已而疾革以某年某月某日薨
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野大徐村公諱象
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

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日
某某官次日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
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
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
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
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
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修詞曰
閻氏將家大燾高牙有封大用王公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
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鄉挺其後世多有孫曾
有墓千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終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闍叔 著重訂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法度嚴整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
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
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
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
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

始本社氏
家法

次總一生
行概及其
遭逢

次一生歷
官

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于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刻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卽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大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

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叅樞密院事卽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於條約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

以下次官

能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于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

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北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

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
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
皆不悅獨公為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
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
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
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
此罷去公多知提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
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
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

誌社和公
而併次韓
范富三公
者以見同
心一体處

雁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
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
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
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
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
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
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于南京驛舍者久之自
少好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
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
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

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
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
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
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娶相里氏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太理評事詒太常博士
訥將作監主簿詔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
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傔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
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
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

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
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
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卽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
豈無臣工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喪予元老
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唐荆川曰此文之密豈班孟堅下哉

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諱元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卽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

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階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

先提

凡為吏當如此

以下條三項

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
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小結上文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
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
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
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
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
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
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
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
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

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
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
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官人多所居
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
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
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
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
財賦知本未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
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且請移閏月以避
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

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海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
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
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
明其誣在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
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
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其以事中之坐
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
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
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親其曲直御史直
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

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
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
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
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
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
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
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
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
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
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

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與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偽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旣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尙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都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大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

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續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旣已知之火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遠彌長

唐荆川曰此與神道碑二文相比其書不書互見

尚書戶部侍郎叅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史遭世亂
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爲應天虞城
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
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
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
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
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
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
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

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
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
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
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
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
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
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
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
王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
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

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
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
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
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
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
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
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
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
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勝射城中以招貴且
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

也公曰貴士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材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

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取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之副使林澠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澠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旣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

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
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爲飛書以害
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
爲下今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
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
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
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
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
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
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

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
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爲人
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
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
甚衆有文集五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
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諡
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大夫人祖諱礪
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國
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
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

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
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
考于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
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
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於邦怨不避身
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
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
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闕

唐荆川曰純雅之文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
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尚書諡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
新鄭縣崇義鄉朝材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
建州之浦城至公始塋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
敏勁果強學博辯能自忖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
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
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
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

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
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
內銓吏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
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
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
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之宗
室宦官怒或夜半印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
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
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
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

人流千嶺外一府股票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
變衆疑以爲冤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
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
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豎
子即可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
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大勢必不能
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
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
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
繇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

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叅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辨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公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氏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

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卽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爲大臣言吳其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

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朝廷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卒于位詔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

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公左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踴躍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踈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間

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譽聲馳
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
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
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云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
來汝子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咨差公其少休
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四終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墓誌銘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中多本經術之旨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
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
年乙科爲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極溺
吾職也卽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
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脩北史改

集賢校聖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
出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
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
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
年不居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
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脩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
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
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斤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
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
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

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
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
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
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
謹默內剛外和群居笑語謹誨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
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
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
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
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
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

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
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月、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
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
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
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
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
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于、山、川、卽、建、言
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
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
說、南、京、鴻、慶、宮、火、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之

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
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
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
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卽、伏
陽、猶、微、而、未、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
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
年、主、則、以、具、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少、陽、之
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
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卽、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
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

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卽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閔伯于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于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于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于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旣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

而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今難之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卽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畧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卽位遷左丞五

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卽以其年十一月某日塋于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公之曾祖諱特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實食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翌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導路

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秘書

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大祝行修守秘

書省校書郎簡修試秘書省校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慎修

益修公自爲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秘閣歎曰

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

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

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塋我我以此報乎公曰爾之

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浮圖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

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

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名嘉謀憂深慮遠
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
待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宜國黃耆
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不朽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直叙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澧
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樞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
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
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以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
以修太平旣已排群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
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
避權倖畏歛不敢撓法于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
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

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
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
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
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句院復修起居注今叅知
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
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
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
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
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
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

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

以下節節提

公閩人

知泉州公爲政精民而於閩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

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

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

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

三吳亦

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

如此

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

而奸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

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

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

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卽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聞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卽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奸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

又提

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卽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操辦于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卽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

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稿。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識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曼為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

大賢之節如此

類漢長者

古之朋友如此。

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本作物寶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奇寶。惟士之賢。疑疑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于闕。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來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劉仲原以才而不盡其用而公之文多累欵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
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顯益公舉慶曆
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察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
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
於是夏英公旣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嚙也卽上疏言
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
慢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
止矣權判三司開圻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

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
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
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
道自古北口廻曲于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松亭趨柳河甚
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原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
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
與驚顧羞媿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
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
皆是虜人益嘆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
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

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
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
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母得以請迄今二十年無所加
天下皆知甚盛德柰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
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而禮官前裕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
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
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
祔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裕未毀廟之主
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
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旣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又目旣而又

論呂溱過輕而重責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
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而請行卽拜翰林侍讀學士克永興軍
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
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
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
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古雷塘田數百頃
予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雪雨蝗輒
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
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紀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
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胆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

以下多悲
慨之音

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
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
也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
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弃孟陽河不
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
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
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
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
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
諫每見聽納故尤竒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

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
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
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
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
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
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語以怒
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
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
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典贈
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

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
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
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
常寺大祝次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
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
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
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攸
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
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紀五卷
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攸與其子奉

世等塋公于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
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察日
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知不信考斯銘

唐荆川曰首尾分應有力自班馬中來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書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
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
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
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
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執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
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爲
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爲最盛公絳州正平人
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

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大師以策于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調鄉閭曰吾有子矣

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夫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

宋制舉進士

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巖

何以得讓

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

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

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大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

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

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

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

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

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

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

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

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

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

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

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

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

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謂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算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闈者以

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思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子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

總前

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于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嘆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

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叅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大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修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宰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

奉其柩自京師塋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大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參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次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賙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五終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闇叔 著重訂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直敘逼太史公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旣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我誦予之文令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

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斤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名也言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悉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

不欲使躡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

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今日亦須如此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

傅潛揚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

十事其言甚壯天子蓋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

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

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折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

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蘇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

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群中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

賈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塋公宣州之某鄉某銘曰

士之所難有蓋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于翼飛中垂以歛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揚公墓誌銘

奇而錯落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揚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卽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於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爲可榮於國家計爲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慄而授以言曰臣聞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

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眾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修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兔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

倒轉應

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眾眾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群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

惜也不詳
六事不能
指次按公
得失處

以上並序
公兵畫以
下總條公
守官次第

審刑院以
下各官階
並院上累
官二字總
之

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團
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崇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
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
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揚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
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
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竒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
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侍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
講于翰札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知判官
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
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為人廉潔剛直

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
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
氏太原郡君六孫景畧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公卒之明年
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洛陽縣
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
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
為諫官時嘗與公爭議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塋也其
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脩言為可信也歟然則
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世系特詳
足中

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時以公

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
避亂中州曾祖始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遼南粵皇考是生
晦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
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
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知楊世愈久而蕃
次第弗迷昭穆綿聯公其歸比安千萬年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通篇以晦爲案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
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
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
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
以大顯公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

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
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
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

而絕口不道於人故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
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士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
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
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
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
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
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贈。者。
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
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
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

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
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
州。王。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
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
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
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
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
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
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
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

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墾地收租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度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卽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平生所爲文章有集十卷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仆祖諱文翼復州錄

事叅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大
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塋之至公始塋汝州之襄城
某鄉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
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克子雲子諒
子真子真子克皆早卒於公之終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
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
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
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
遐嗚呼其奈何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

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

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

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

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

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

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嘆曰待我以此可以去

矣祁公為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

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

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
遷太常博士祁公為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
兵討靈夏人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
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
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
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間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
嫡也其餘皆偏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
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
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
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川兵變前有告者大

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

不庇卒主

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

不庇友

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滑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

鎮土

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
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
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
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

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

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
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

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
 文學家有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
 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
 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
 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
 為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
 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使所
 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
 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
 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

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
 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
 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

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強記
 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
 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
 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

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
 藏于秘府贈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
 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

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
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
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實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
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塋公于陽翟縣
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今志則
強積之厚今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
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本世系以次纍歛悲慨之旨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
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
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
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
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修之行
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尚書
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蟻是謂皇考府
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群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

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二篇始
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讀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
七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
宋受命太宗皇帝卽位之三年吳越忠懿于朝京師以其地納
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
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
詔書褒之咸平二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
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
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
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府畧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

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
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
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
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目爲進取
其官業行已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
爲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
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
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嘆曰吾不
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
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

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
 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穎
 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
 既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窳為文章在位稍以
 為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
 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
 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畧縣男
 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于州之正寢年六十
 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者文三十卷曰隱其集又五卷曰西
 垣集嗚呼系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于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

於朝廷遂位榮顯既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
 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廕其男長曰洎
 明州觀察支使次日濬江陰軍司理叅軍次日泳漸沅瀕皆將
 作監主簿既終又廕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
 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為三公者四世漢之
 亂更魏涉晉戕賊于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
 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
 士漢公又以明顯于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太以其族著唐之亂
 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旒裂焚蕩翦薙而唐之名臣
 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

始震嘗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者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亾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先而葬也塋于祖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六終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闔叔 著重訂

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嶮 杜公以兵畧顯故誌中獨詳而少所歷宅官皆略

矣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好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

唐荆川曰半腰

蠻蒙起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眾數千以攻桂管宰相
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
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
運接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
械使人賊峒說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
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
偽將相數十人以其眾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
猩獠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為故常務捐厚
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
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

此着杜公終是誤

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

我朝韓雍類此

信可立也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戮其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

其疋病惰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

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

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為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

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為兩浙轉運使築錢

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

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

制克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

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君悉錄

上文成擒
漢家後辭
再不受亦
類此

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撓邊邊吏避生
 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
 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
 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
 掠奪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
 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
 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敢、復、動、君、治、邊、二
 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
 震悼賻恤其家以其子焯為秘書省校書郎君以廕補將作監
 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勛護軍嘗以太子中

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
 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五保俾民相察寘之
 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為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
 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
 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為開封府開
 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
 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
 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焯也杜
 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
 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

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
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
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
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
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權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簡勁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誌族父如此

歐陽氏世為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偽吳故歐陽氏在五代
無聞者淳化三年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其後為御史
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召見見者數人皆進
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
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會絳州守齊化基犯
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曰如
詔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索其家得銅器十數府
君坐鞠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

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
 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
 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員無闕復使與一大郡
 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便宰相
 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三年出知四州先
 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臂禱雨官為起寺於龜山自京師王
 而序亦類史廷
 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
 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人至其臨溺時用
 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叫號不得免府君
 聞之驚曰害有人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人遣還鄉

里者數百人遂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
 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
 倍府君嘆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為俸今上即位就轉二部
 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
 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
 月某日卒于江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所曾祖諱某祖諱某偽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偽唐屯田員
 外郎娶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為右侍禁武昌
 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治
 身儉薄簡言語為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坐對大賓終日不

少懈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隳盜猖土裂四方鍾氏於洪入州自王傳死子時敗陳于楊自梁迄周廬陵偽拜歐陽是家世以不章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銘多莊語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中多摹史遷處

世系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卽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日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

序九州而獨筆其二

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奸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日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

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篋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
 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啟其藏
 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
 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
 也大怪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
 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謹曰公神明
 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
 犯以是施于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為許田令時丁晉
 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
 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

脫受晉
 薦
 好

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
 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
 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
 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
 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
 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疆力小
 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于景昱曰吾將終矣
 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
 後有越王勾踐勾踐之後有無疆者為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
 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為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

于世系墓
 史記

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為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為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為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考武昌令諱柳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為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于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誌錯落可誦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于廬陵歐陽修安期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為未有大見于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為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偽蜀為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

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虢縣主簿王均亂蜀請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若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慚答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爲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答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耻以不直訟兄

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爲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寃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

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
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爲歌詩至于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
奇畫古書每傾貲購之嘗自爲錄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
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
王氏銘曰
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
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俟而畜其周必復
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尚書工部郎中克天章閣待制誌公墓誌銘

序事亦覽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
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
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劍州順
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
所爲公爲誌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
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徙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濶州
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
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

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漑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為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入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萬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精滯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為憂叅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乎江而

三敬所治 淮漕類

似非朝廷 定別

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為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為判官已而為副為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

宋之賜出 身非由利 舉如此

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叅軍祖諱規

贈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
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
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
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克至公爲之
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
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
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
其孤宗旦等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于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
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于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固常
養材于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
動一方奔走從事于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
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于其官
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
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
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閔兮銘以哀之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

公銘叔父墓固如此

公諱暉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
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
偃迢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
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親
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大夫人言
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居江南爲唐李氏時爲廬陵
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
人皆登于朝以歿公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

閱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
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
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材於其塋也其素所養
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
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
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
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
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
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
訐家干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

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
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莅官臨事長於決
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峯寺聚僧
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奸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
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
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
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
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
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
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

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賃春
公折之一言通則其伏盡取其產鉅萬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
桂楊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
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蜀留一人于庭
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
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
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
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
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
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
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